

还没看过瘾呢,北京冬奥会闭幕了。这些天,当我的目光停留在九宫格上一个个获得金牌的运动健儿的身上时,不知为何脑海中会浮现出多年前一位作者跟我讲他家大嫂的故事:他说大嫂命苦,30多岁就守寡,偏偏他的侄子特别争气,考取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儿子住校,为了省下每日的伙食钱,大嫂天不亮就起床,和面、生火,手脚麻利地烙好喷香的饼子,然后顶着稀稀的星星上路。她总能在儿子上课前把还留着体温的烙饼交到她手里。从乡下到学校的山路有近40里,大嫂天天如此,从不见她抱怨过。

那天,大嫂送完饭在集市上看到有菜农摆出的野菜一会儿工夫就被抢空了,她突然想到自家后山满坡的绿。想到就干,第二天清早,她怀里揣着饼,肩上挑着一担野菜上路了。那滴着露水的野菜出奇地好卖,大嫂满心欢喜地想,照这

样下去,儿子的学杂费可以不用求爹爹告奶奶地到处借了。

儿子舍不得妈妈,每周五放学后步行回家帮着干农活,星期一再和妈妈一起起个大早,妈妈挑菜,他拿着一周的换洗衣物和饭菜,二人说说话儿就进了城。山里孩子走个几十里山路是平常事,可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竟然跑不过挑着一担菜的妈妈了。

国庆前夕了,县里为了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将举办长跑运动会,参赛对象分专业组和业余组,获奖者除了颁发证书外还有奖金。儿子想到了妈妈,代她在业余组报了名。

一开始,大嫂责怪儿子自作主张,说自己哪里见过大场面,腿软;还说从没受过训练,跑个末尾不被人笑话才怪……说归说,比赛那天,大嫂还是早早地跟着儿子来了,发令枪一响,大嫂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向前、向

前,跑得跟一阵风似的,结果,连她自己都想不到跑了第一名。

媒体一拥而上,追着大嫂问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大嫂回答说:跑山路跑惯了。接着又说: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在几十里地外念书,你又要天天给他送饭,那肯定跑得比我还要快。

“冠军妈妈”成了大嫂的代名词。不过,大嫂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命运,她的日常照样是天天送饭、卖菜,只是读过报道的人对这位“冠军妈妈”多了一份敬佩。

听完作者叙述的家事,我颇有触动,请他以大嫂的原形写篇微型故事。后来文章发表了,在几乎还不认识微博微信的年代里,居然被十来家报刊转载了。显然那是因为素材生动,但我更愿意相信媒体是被一名普通妇女的坚韧打动了……

我不是体育迷,但在冬奥会的整整16天里也是天天隔着屏幕观赛,看运动员们在拼搏中的不屈不挠,着实令人惊心动魄、血脉偾张,甚至于和他们同悲共喜。然而,冬奥会的冰雪赛场和当年县里的跑道没有可比性,运动员获得的金牌和大嫂的冠军分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我怎么就想起了她呢?

说到底,这16天里,听到耳熟能详的是16字的奥运精神:“重在参与、永不放弃、永不气馁、永不低头”。这不由我自主地想起不管风雨寒暑,每天的生活除了跑还是跑的大嫂,这其中的枯燥疲惫和单调是没有生活压力的人难以体会的。大嫂这个普通的农家女或许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奥运精神,但她的行动让这些文字生动而活跃了起来。她咬住了目标,一路向前,到达胜利的终点!

感谢北京冬奥会让我再次拾起了对大嫂的记忆,并让我回味无穷。

合上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的最后一页,一个平和、单纯、善良、无私的孩子的形象浮现在面前,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去拥抱这样一个小精灵的冲动,却又在和她接触的一瞬间,触及到她冰冷的外壳,方才意识到,作者笔下的克拉拉只是一个人类发明的、用于陪伴孩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伙伴。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乔西的孩子,她身患重病,母亲给她买了一个机器人伙伴——克拉拉,母亲一方面希望机器人陪伴、照顾乔西,一方面也在暗中准备着,万一今后乔西不在了,可以用克拉拉替代乔西,让她成为延续乔西生命的替身。

最初,克拉拉像一件商品一样,被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在经过了多次的观察和比较后,妈妈决定将克拉拉买回家,乔西非常喜欢她的新伙伴。不同于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智能化设备,克拉拉是一个有情感的机器人,她的一切考虑都以乔西为出发点,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乔西病愈,甚至不惜伤害自己。最终,乔西康复如初,克拉拉对于这个家庭不再有意义,她的结局是被遗弃在一个垃圾堆场。身为一个有情感的机器人,克拉拉并不是一堆废铜烂铁,她在堆场里渐渐凋零,平静地回顾自己的过往,于是便有了这本如同回忆录一般的《克拉拉与太阳》。

读完小说,不少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要把机器人作为真正的人的替代品,是个极荒诞的想法,所以这本书也被很多人当作科幻小说来读,但只需稍加思考便会发现,石黑一雄希望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远不是一本科幻小说所能承载的。

不妨回忆一下,当我们用CD替代磁带时,怎会想到用手机就能随时听到喜欢的音乐?当我们拿着手机点播歌曲时,怎会想到只需要说一句就能唤醒智能设备,完成你发布的一系列指令?所以,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在商店里看到了像克拉拉一样的机器人伙伴,你会不会把他们带回家,甚至把机器人伙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替代品?会不会像乔西的母亲一样,把克拉拉当作一个自我欺骗的道具,慰藉内心对情感的执念?

读过《克拉拉与太阳》,就不会或不敢轻易回答这些问题。《克拉拉与太阳》拷问的是每位读者的内心,拷问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灵魂:究竟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爱?母亲想用机器人去替代自己可能失去生命的女儿,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爱;乔西身体痊愈后,一家人像扔掉一个废家电那样扔掉了克拉拉,恐怕也一同扔掉了最初对她的那种充满期待的爱;制造克拉拉的发明家,恐怕也无法给她的使用者传递爱。

那么真正的爱究竟在哪里?石黑一雄通过机器人克拉拉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恰恰就在克拉拉的身体里。聪明的人类为克拉拉编制了一套完美的程序,让她学会付出爱、学会利他无私、学会忘记自我。当我们看不清爱的本质时,克拉拉给出了答案;当我们迷失追寻爱的方向时,克拉拉点亮了路灯。石黑一雄和他的这本新书,正如现实生活中那个机器人克拉拉,提醒着我们去审视一番生命中的爱,问问真实的内心,那些得到的和付出的爱,是否依旧如太阳一般温暖灿烂。

一身干净,还拎着瓶老酒。与“青脸老四”头一次的零距离接触,一直记到今。

后来,弄堂里建“小高炉”炼钢,土地祠的烛台、铁案做了炉中物。不多时,老四就淡出了人们视野,不知所终。偶尔,有人问起。听得,摇头,叹一声,好人呐!亦有人估情,老四怕是回了老家,守坟去了。有意思的是,土地祠的地段蛮好,单身汉的剃头匠小韩征得居委会同意,改作前工后宿的理发店。生意蛮好。

七夕会

带上一些做好的欢团圆子,用塑料袋装着,一家人喜出望外,水煮开了,下到锅里满屋喷香,人们一拥而上,争而食之。

但后来,这种乡间的习俗改变了,不要说平时,过年也不做了,这反而使我更加恋起这佳肴。记得某年春节,我回乡探亲,见村子附近的小集镇边居然出现了做欢团圆子的生意人。屋檐下摆着一口大锅,烧得热气腾腾,煮的是滚开的油,不再用汤了,可惜味道全无,顾此失彼。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吃到精美菜肴时,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会格外怀念儿时乡间的欢团圆子,那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一种纯清的真实,一种对生活的眷恋。

机器人的「真爱」

贾贇



边看边聊



山君图

梅若作

很多人都猜过一条灯谜:“金银铜铁”(打地名一),我们俗称的五金应为“金银铜铁锡”,而谜面上没有“锡”,所以谜底是“无锡”。无锡与灯谜着实有缘,猜谜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吴越之地,春秋时这里流传的歌谣《弹歌》,就被朱光潜等学者认为是我国最古老的谜语。唐朝的“许碑重立”、明朝的“辛未状元”等古谜,都与无锡地区有关。清乾隆年间,华守谟在叙事诗《鹅湖灯市词》里,用“更有鸡坛文秀士,四壁藏谜看射覆”等10句长诗,描绘了一幅鹅湖(今无锡荡湾)民间赏灯猜谜的风俗画卷,咸丰年间梁溪企杜氏辑录的《龙山灯虎》,更是著名的清代灯谜典籍。

经过几代谜人的不懈努力,如今无锡灯谜文化传承有绪,谜事兴盛,“无锡灯谜”在2016年已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由无锡市文广旅游局等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长三角地区暨运河城市灯谜邀请赛,在梁溪区揭幕,来自长三角地区和运河沿线20个城市的60多名灯谜高手,以及上海、北京等12支代表

队,近距离触摸运河文脉,乐享非遗魅力,切磋灯谜技艺。

赛事中很多谜作都围绕“无锡(梁溪)”和“非遗”两大主题,让大家通过灯谜,了解无锡。比如:“梁溪居幽客”(打旧国名一)“锡兰”,梁溪是无锡市中心城区,旧时亦为无锡别称,故扣“锡”,“幽客”系兰花之别名。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运河边,惠山下,今相聚”(打字一)“滂”,“运河”扣“氵”,“惠山”扣“山”,再和“今”聚合,组成谜底;“考研扩招”(打空港名一)“硕放”,“考研”指报考硕士研究生,谜底是无锡机场名,别解作“硕士招生放宽扩大”;“人人开口赞梁溪”(打陕北民歌歌词两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谜面“梁”别解为“说话、道白”;“梁溪民居”(打古诗句句一)“小桥流水人家”,此谜中运河城市灯谜邀请赛,在梁溪区揭幕,来自长三角地区和运河沿线20个城市的60多名灯谜高手,以及上海、北京等12支代表

那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条逃生的木船,一水漂来虹口地界的沙泾河畔。举目无亲的老四犯了愁。有人摸铜板接济,他拒收,谓之:五大三粗的人,伸手受人施舍,面皮就掉地上了。王大

“青脸老四”

胡根喜

爷,懂!给脸:小伙!街河道收尸兼清障工的老四刚病故。我去说,顶他的窝子。老四除了种过田,一无长技,就剩胆大。一口应承。虽说工薪微薄,但两千一稀,过得去。至于住处,一时弄不起房,拖来几口烂旧棺材,垒叠架起就是个窝(俗称材房)。虽说比起“地窝子(‘滚地龙’之单体)”差得太远,还瘠得慌,但能遮风避雨,管它魍魉魍魉。

老四勤力尽职,分内之事,做得很有条理;遇有幼死尸,草绳一捆,寻个荒地挖坑,埋了;倒伏路旁、河边的成年亡人,则一领芦席卷扎,扔上板车,拖去唐山路、公公路转角的国华殡仪馆,交由冰柜管理中,送往宝兴火葬场焚化。知他胆大,谁家有人亡故,就唤去入殓、抬棺、殡葬,那份赏钱。尽管有了一份“外快”,可他仍龟缩在“棺材窝”。有人劝他搭一间草棚茅屋。他摇头,说身上的阴气重,不好在邻居家边搭房子,依旧离群索居。都赞他有德行。后来,在一个风雨如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春灯熠熠耀梁溪

刘茂业



谜话

经过几代谜人的不懈努力,如今无锡灯谜文化传承有绪,谜事兴盛,“无锡灯谜”在2016年已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由无锡市文广旅游局等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长三角地区暨运河城市灯谜邀请赛,在梁溪区揭幕,来自长三角地区和运河沿线20个城市的60多名灯谜高手,以及上海、北京等12支代表



夜光杯

那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一直在我记忆的味觉里徘徊。每当在城里吃到所谓精美的佳肴时,我总会想起童年过年时吃到的美味绝伦的欢团圆子。

它是农历新年的专利,通常我会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噙着小嘴,把几只欢团揉成碎粒,用手扬了一地,那是向妈妈暗示自己又想吃那让人馋得流出口水的欢团圆子了。

妈妈走过来,看见我的样儿,转过身,一手提出水磨子,要做她最拿手的欢团圆子了。我们那儿,虽是欢团很多,但要吃一顿欢团圆子,只有过年才行。这是需要巧手灵心才会做的特殊佳肴。农村人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当年,沙泾河里漂来了一艘难民。泊岸桥堍,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他拽进屋,问原委,方知是个落难人。汉子系江苏灌云小青岛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涨,水淹四野。正荷弄庄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家,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美食